

## 2011年中國大陸基層人大選舉 之觀察

The Observation o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Elections at its  
Grassroots in Mainland China in 2011

蔡文軒 (Tsai, Wen-Hsuan)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員

從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底，中國大陸進行基層人大換屆選舉。依照中共法令規定，賦予公民選舉縣（區）、鄉二級人大代表的權力。相較於黨內民主等限於黨內菁英的政治參與，人大選舉對於大陸公民而言，則是更為重要的選舉制度。中共總理溫家寶曾在今（2011）年多次提到大陸必須推動政治改革，即便黨內人士多半認為這種改革只能侷限於社會主義式的「民主」，而非西方的民主。但外界觀察家仍期待，大陸政治能藉由人大選舉的推展，逐步衝擊黨國體制的束縛，終至邁向全面的民主化。

本次人大選舉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原因，在於國際局勢的變化。從今年起，世界各地民主化的風潮不斷。先是2010年末開始，席捲於北非與中東的「茉莉花革命」；而新加坡在2011年的國會選舉，長期以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雖仍獲得絕對多數的席次，但總得票率滑落至60%。這些跡象都讓外界對於大陸——世界最後一個民主禁地的大國——充滿了民主化的期待。

但依照現今基層人大選舉的狀況來評斷，這種看法似乎過於樂觀。甫自今年人大選舉開始，中共當局就一再宣稱人大選舉不允許出現「獨立候選人」的競逐。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6月8日表示，「獨立候選人」並沒有法律根據，因為大陸的縣鄉人大代表候選人，只有由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和選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然則，這種說法語焉不詳，並未清楚陳述

何謂「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薦」。依據大陸《選舉法》的規定，經選民十人以上聯名，就可以推薦候選人，這種非官方提名的候選人，就是所謂的「獨立候選人」。

中共對於「獨立候選人」的出現，存在著相當的顧忌。在新興社會利益出現的現今，大陸民眾對於政治參與的渴望逐漸提升，希望透過「獨立候選人」的途徑來當選人大代表，以便捍衛自身的利益。學者預計，今年獨立候選人，會比上一屆多出甚多。學者李凡表示，參選基層人大代表是一種政治的宣洩管道，如果中共繼續阻撓這種體制內的政治參與，而逼迫百姓走到體制外的途徑去尋求解決社會問題，是相當危險的。李凡還指出，上一屆基層人大選舉，當局發出不許競選、不准提獨立候選人等19條規定，本屆「不准」的規定已經多達26條，對於選舉的規範甚嚴。

換言之，人大選舉的過程中，「獨立候選人」的地位受到很大的爭議。《選舉法》承認它的存在，但實際的運作卻飽受官方的壓制。「獨立候選人」在競選成功的案例，起自於1999年；當時，湖北省潛江市小學教師姚立法，以「獨立候選人」的方式當選人大代表。在2003年，更多的獨立候選人在深圳、湖北和北京出現；而本屆的基層人大選舉，人民參選的意願比過去更為強烈。根據北京的「世界與中國研究所」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初，大陸各地已經有一百四十多名獨立候選人參加本次的選舉，這些人包括維權律師、媒體人、作家、教授、學生、下崗工人、訪民。

今年5月底的「劉萍事件」，引爆大陸對於「獨立候選人」的關注。5月底到6月初的江西選舉，退休女工劉萍連番揭露江西新餘市渝水區的選舉舞弊，而受當局打壓，但卻意外激起其他地方民眾，積極參與人大選舉的情緒。

大陸各地人大選舉所出現的「獨立候選人」，競選的結果幾乎全部失敗。以北京市為例，今年共出現五十多名「獨立候選人」，但在投票日前，幾乎全部受到中共當局的打壓，不准他們向選民介紹政見。獨立參選人韓穎指出，她早上投票的時候，受到公安的跟蹤監視，且不准她進行拉票活動。另一名獨立人士野靖春則表示，她在未開始拉票之前，便已被帶往派出所，且開票之後，關於她的得票數並未向外公布。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喬木由於表態要參選到底，被中共扣了一個接受外國媒體資助的帽子，封鎖他個人的博客、微博與人人網

等社交網站，他的傳單被列為違禁品，無法從印刷廠送出。此外，支持喬木參選的師生則被官方找去「關切」，表示不得再有支持喬木參選的行動。中共當局透過對候選人以及連署人的打壓，阻斷了「獨立候選人」的參政之路。

再以廣州為例，該市的「獨立候選人」也無人當選。早在今年9月8日，也就是廣州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投票日，該市的幾位「獨立參選人」在初選階段便紛紛失敗。有些是失去候選人資格，但其理由非常不合理；例如番禺區麗江花園獨立候選人梁樹新，已達到10人以上的聯名推薦，但該區選舉委員會以梁樹新所提交的幾張「候選人登記表」，沒一張推薦人超過10個，所以取消梁樹新的候選人資格。有些則是受到中共的強大壓力逼退；例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學生葉瑞立獲得一千多位同學聯名推薦，但受到官方壓力要求他退選；他在微博上寫到：「此時此刻，壓力就如空氣，無處不在！黑暗就如魔鬼，恐怖強大！」

此外，中共干預選舉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有選民反映，竟然都不知道選舉已經開始，更不知道如何登記選民，如何投票。例如在廣州，其選舉日安排在工作日，上班族根本無法親自去投票所投票。諸多欲成為「獨立參選人」遞交參選推薦表的時間恰在暑假，很少學生留在學校。按照廣東省的安排，廣州市基層人大代表選舉投票日是9月8日，從8月18日起，廣州各選區都公布有關選舉的消息。不過，各選區從8月初到中旬的選舉公告上，都沒有明確載明9月8日投票的具體起止時間，也沒公布具體投票地點；但這對於有意投票的選民來說，卻是最重要的訊息。

中共的作法引來民眾的反感。對於中共管控力量最大的挑戰，可能來自於網路力量。一位名叫姚波的作家在網上宣布，他將參加11月8日在北京昌平舉行的人大選舉，他的博客瀏覽人數高達30萬人，透過這種方式，讓更多選民理解候選人的動態與主張。此外，廣東佛山的兩名「獨立參選人」——59歲的郭霍佳與37歲的李友舟——贏得當地兩個席位。他們參選的原因，都是為了替被政府強占土地的村民進行維權抗爭，在選舉之前，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採訪了郭霍佳，但沒有任何報導通過官方的審查。整個競選過程中，兩人利用網路的方式向選民拉票，結果郭霍佳比官方指定的競選對手多贏得2,000張票。當媒體詢問郭霍佳當選後的感想時，郭霍佳不希望發表意見；他的律師劉曉原表示，地

方當局不高興看到這個結果。

從今年的人大選舉過程，我們可以有幾點評析。首先，中共對於政治參與的控制程度，不減反增。今年對於選舉的限制以及對「獨立候選人」的打壓，說明中共並不願意與市民社會分享其政治權力，候選人的產生，仍然是依據高層的指派來決定。中共的思維，可能是憂慮「獨立候選人」進入黨國體制中，會反過來挑戰中共的執政。根據中共法令，縣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0人以上聯名、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人以上聯名，便可以提出議案。這些議案在提出後，人大必須受理。換言之，以鄉鎮人大為例，只要「獨立候選人」的數目超過5人，則該鄉鎮就有可能提出衝擊該地政權的法令。即便人大代表在提出議案後，仍必須受到嚴格的審議，但這些「獨立候選人」對於中共政權的永續，確實是高度不穩定的因素。

其次，是社會新興利益的出現，讓民眾參選人大代表的意願大為增加。各地的「獨立候選人」不乏維權人士或律師，在地方官吏貪腐橫行的今日，希冀透過當選來為民喉舌。有幾位「獨立候選人」的動向備受外界關切，四川成都的李承鵬是其中之一；他被稱為「新銳知識分子」、「超人氣意見領袖」，在網路社群亦頗負名氣，被譽為「最具號召力的網絡博主」、「中國頂級社會評論家」。他曾任體育記者，出版「中國足球內幕」、「李可樂抗拆記」等書，備受當局的注意。李承鵬表明要參選地方人大代表，外傳他已受到壓力而退選，遭李承鵬否認。這位意見領袖未來的動向，以及是否飽受當局的打壓，值得密切注意。

第三，中共在選舉運作的過程中，對於打壓獨立候選人與民眾的手段，極為粗糙。除宣示「獨立候選人」的法律地位不被承認，以及恐嚇參選人與連署人，更有許多匪夷所思的「伎倆」。例如，一些地方對於選舉的時間、地點朝令夕改，讓民眾無法準時到達當地進行投票。有些地方甚至拒收「獨立候選人」的申請書；更有地方在選舉之後不公布結果，即便民眾要求公布，當局亦不為所動。這些粗糙的運作手法，更可能激起民眾的反感，並引起更多人投入競選。正如同劉萍在今年5月底的參選備受打壓，反而激起了今年度更多「獨立候選人」投入選戰，這或許是中共始料未及的事情。

最後，是高科技對於中共管控機制的弱化，需要進一步觀察。本次人大選舉，中共利用一切行政手段去干擾「獨立候選人」的運作，以及選民的連署。但網路機制的出現，讓大陸民眾對於中共的控制找到一個突破口。本屆少數能

當選的獨立候選人，多是利用網路的力量才能聯絡選民，最終能脫穎而出。未來，中共勢必要加強對於網路的控制力量；正如胡錦濤在今年2月19日，要求省部級領導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準；迄今，中共持續加強對於微博、網路的管控。例如，加強檢查微博的內容，必要時將立即予以刪除或是封鎖網站，但這些作法是否真能扼住大陸民眾逐漸覺醒的參政意識，令人質疑。科技對於威權體制的衝擊效力，正在大陸悄悄浮現。